

养老保障“组合拳”意在优化“三支柱”结构

养老保障政策“组合拳”的一个明确指向,在于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优化养老保障“三支柱”结构、丰富第三支柱“篮子”、补齐第三支柱“短板”。

杨孟著

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远远超出10%的国际老龄化标准。清华大学等机构发布的《2018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城市竞争:从单兵博弈到区域抱团

盘和林

大量就业,带动经济,但终究有悖于国家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方向,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中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正在不断扩容,目前已有16个城市跨入万亿GDP门槛。

GDP跨入万亿,是我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阶段性成果,值得高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48%,城市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劳动力、公共资源等的大量积聚迸发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这种激烈竞争已经由过去的各自为战、单兵作战,转变成区域抱团,结合成城市群的形式协同发展而展开。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乡镇城区的改扩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再加上户籍政策的改革,城市间的资源流动越发频繁,大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凸显,因此,各个城市均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取长补短,协同进步。

相对而言,基于GDP等明确指标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是比较客观的,同时也有利于城市横向、纵向对比与改进。将GDP指标进行平减之后,城市可以纵向与过去对比,发现自身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成效,进行合理的改进措施。借助GDP指标,城市间也可以进行横向对比,选取GDP位于前列的城市作为榜样,吸收其成功经验,这些都有利于城市的进步。

但是,以GDP为主的传统政绩观会影响政府的投资决策和产业政策,很有可能会造成了在任期内获得经济短期快速增长而忽略长期发展要求的短视现象。例如发展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虽然它们能够在短期内提升投资率,吸收社会

6.65,略高于2017年的6.31,老龄化趋势与养老金准备不足矛盾依然突出。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着力破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匹配难题,国家层面于近日密集出台一系列养老保障政策“组合拳”。这些政策“组合拳”的一个明确指向,在于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优化养老保障“三支柱”结构、丰富第三支柱“篮子”、补齐第三支柱“短板”。

首先是人社部官网发布消息,正会同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制定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政策,拟将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纳入第三支柱“篮子”。其次是李克强总理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切实做好降低社保费率工作,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不高于16%,并决定将国有企业10%的股权划转至养老保障“基金池”。第三是李克强总理6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支持保险机构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养老保障,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按规定比例缴纳;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单位和个人按规定比例自主缴纳;第三支柱为商业养老保险,完全由个人自主选择并缴纳。第一支柱属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养老体系,第二、三支柱属于个人或单位和个人相结合的私人养老体系。第一、二支柱全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第三支柱只对部分产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迄今为止,我国第一支柱“全覆盖、保基本”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支柱也取得一定进展,唯有第三支柱发展严重滞后。在墨尔本本世2015年推出的“全球养老金指数”对全球前25大经济体养老金体系排名中,我国位居第22位;在德国安联2014年推出的“养老金可持续指数”对全球前50大经济体养老金体系排名中,我国位居第45位。我国在这两项排名中之所以明显靠后,主要原因在于私人养老金覆盖面太低,也即第三支柱存在严重“短板”。

国际经验表明,健康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由公共养老体系与私人养老体系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这也即世界银行督促改进各国养老保障制度

建设的一贯倡导。其中,公共养老体系肩负社会公平重任,私人养老体系肩负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重任。近年来,即使是高度依赖公共养老体系的欧洲高福利国家,在多支柱体系建设方面也有所松动,并非铁板一块。继英国、瑞典等国率先启动养老保障市场化改革后,荷兰、德国等国紧随其后,向三支柱体系建设迈出坚实一步。

在我国,第一支柱占比高达79%,第二支柱占比约20%,第三支柱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第一支柱的平均替代率约22%,第二、三支柱的平均替代率通常保持在50%以上。其中,美国第一支柱占比只有10%,第二支柱占比高达62%,第三支柱占比也有28%。事实上,从近期密集出台的养老保障政策“组合拳”来看,分明已经透露出这样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适度降低第一支柱比重,逐步提高第二、三支柱比重,将成为我国未来三支柱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

综观世界各国,在多支柱社保体系建设过程中,均普遍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意味着个人即期收支支出的减少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即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意味着养老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和预防性养老产品需求的增加,也即替代效应。有研究表明,在两大效应的作用下,1%的税率变化会引起养老金21%的反向变化,即少收1元的税,可撬动20元的养老金。

为加快推进我国第二、三支柱发展,很有必要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一是参照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德国里斯特养老金计划,对于未享受到税收政策的中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额度的财政补贴;二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目前我国税延养老保险优惠额度是1000元与工资6%孰低者,相对于美国IRAs(个人退休账户)每年最高6500美元的优惠额度过低,应大幅提高我国税延养老保险税前缴费比例;三是有效整合第二、三支柱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共享制度;四是对经营第二、三支柱业务的金融机构就其第二、三支柱业务部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作者系民建湖南省财政与金融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拓展“夜间经济”蓝海 让城市能量多彩迸发

张锐

在前不久提出“深夜食堂”概念的基础上,北京市在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中展示了布局“夜京城”的基本思路,包括打造“夜京城”地标、升级“夜京城”商圈和培育“夜京城”生活圈,一个京味十足的皇城夜间经济轮廓浮出水面。而且作为国家的首都,北京在夜间经济的跑道上跃马扬鞭,有望带动全国各地许多城市在夜间经济的赛道上快马加鞭。

“夜间经济”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名词,一般是指从当日18:00到次日6:00城市以餐饮、购物、休闲、旅游、文化、健身等为主的消费活动。数据显示,夜间经济已经为伦敦创造了130万个工作岗位,可贡献660亿英镑的年度收入,并且仅伦敦一个城市的夜间经济就创造了英国全国总税收的6%。

从最初餐饮和购物行业延长夜晚服务时间,到后来的酒吧、KTV、迪厅/舞厅和夜总会等多种业态推行以夜晚为主、白天为辅的营业方式,再到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音乐厅、影视厅、体育馆等纷纷开辟或伸长夜间活动区域,及至夜间观光、夜间旅游等综合性夜游产品的开发与涌现,国内城市夜间经济随着消费需求与层次的不断升级也完成了从1.0到2.0的晋升。对此,笔者可以用以下表述来勾勒目前夜间经济的全貌:美丽景观是夜间经济的标配,时尚生活是夜间经济的主题,文娱赛事是夜间经济的亮点,现代艺术是夜间经济的品质,高雅文化是夜间经济的灵魂,拉动消费是夜间经济的主脉。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戴维·威尔等三位经济学家最近依靠卫星记录下的中国夜间灯光亮度与铁路货运、耗电量等指标一起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地区夜晚的灯光亮度和它的GDP成正比”。数据显示,在目前GDP排名靠前的国内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苏州和杭州等城市正好是夜间经济活跃与繁荣的地区。商务部一份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有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晚上18-22时的销售额占比超过全天的一半,具体到部分城市来说,北京王府井每天有超过100万人的高峰客流是集中在夜晚,广州与深圳的夜间经济更是贡献了两市服务业营业额的二分之一,重庆与成都等城市甚至有2/3的餐饮营业额实现于夜晚,夜间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不少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

其实夜间经济对于城市的能量释放并不仅发生在消费层面。一方面,夜间经济显示着一座城市的活力与朝气。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显示,80后、90后在夜间旅游消费中的占比分别达到40.0%和19.8%,如果扩展到整个夜间消费,年轻群体的消费占比至少达到了60%。表面上看,夜间经济的物理空间中穿梭着小资、雅痞、丁克、布波等“新新人类”,但其实他们代表的是时尚生活方式的兴起。正是如此,夜间经济异常火爆的阿姆斯特丹政府坚信,夜间经济可以吸引具有活力和创意的年轻人,增加城市创造力。另一方面,夜间经济也是试探一个城市包容力以及市场开放度的重要标尺。夜间经济与夜间旅游无缝对接与重叠,外地游客可与本地居民一起在夜游、夜宴、夜娱、夜购等多种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中体验与品鉴出到城市的独特魅力与人文情怀,一座城市对外接纳力以及外部认可度的大小由此便可从中彰显出来,从而影响到甚至决定着城市旅游等外向型产业发展的市场广度与延伸宽度。

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夜间经济往往是一座城市历史底蕴

与文化丰度的显示器。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南京的秦淮河、成都的春熙路、香港的兰桂坊、澳门的威尼斯人……这些地方的夜间繁华,已然成为了城市名片,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之窗。人们流连其中,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的深度内涵,触碰到的是一个城市的岁月脉动,历史的钩沉与文化的品味都在月色之下被豁然点亮与集中放大,城市的软实力由此得到淋漓尽致释放。

全面观察,夜间经济目前还处于蓝海拓展阶段。除了北京脚劲地地道道造势之外,上海、天津、杭州、青岛等全国数十个城市纷纷摆起了擂台,而且很多地方推出的夜间经济项目也是瓜熟蒂落。如深圳在去年国庆节推出的“辉煌新时代”灯光秀吸引游客21.8万人次,且观赏区人流突破百万人次;西安市去年春节打造的“大唐不夜城”仅除夕之夜就招徕了35万游客的观赏。

从全国来看,夜间经济同样存在“胡焕庸线”,东西差异明显,从哈尔滨—北京—成都—腾冲—线以东的北京与东南沿海地区夜间经济最为活跃,而且存在18:00左右的晚高峰和21:00-22:00的夜高峰双高峰,其中北上广深和部分珠三角及东部沿海城市佛莞厦为双高峰,“不夜城”,武汉、福州、长沙等存在大的晚高峰与小而长的夜高峰;同时,中西部地区除了成都、重庆等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夜间经济都极不活跃,而东北城市虽有晚高峰,但22:00后基本就是“无人之夜”。另外,虽然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夜间经济的业态,但却未形成自身标签与特色,地区之间低端重复与业态趋同现象非常明显,同时部分城市的夜间经济载体仍不饱满与厚实。

夜间经济的发展切忌散兵游勇与粗制滥造,而必须首先瞄准打造高起点与高质量的夜间经济集聚区与人流商圈两大物理载体。一方面,可以围绕重点街区与商贸集聚区进行延长晚间营业时间、购置与拓展夜间消费新空间以及开发夜晚消费新品的布局,在此基础上形成“夜间经济区”;另一方面,可在老城区、历史街区或者居民较少的独立区域,配置完备的夜间设施,并引入歌剧院、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商业性画廊、电影院、酒吧、餐馆等业态,形成较为独立的商业生态;同时还可在好是夜间经济活跃与繁荣的地区。商务部一份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有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晚上18-22时的销售额占比超过全天的一半,具体到部分城市来说,北京王府井每天有超过100万人的高峰客流是集中在夜晚,广州与深圳的夜间经济更是贡献了两市服务业营业额的二分之一,重庆与成都等城市甚至有2/3的餐饮营业额实现于夜晚,夜间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不少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

再者,夜间经济须防止千人一面与同质化,而必须以文化元素为导向赋予城市夜间经济的灵魂与内核。从伦敦酒吧文化到里昂宗教文化,再到北京皇城文化、广州茶文化、杭州评弹文化以及成都草堂文化,国内外夜间经济繁荣的城市无不是受益于特色文化的丰厚支撑。因此,夜间经济不等于兜售小吃和纪念品,也不应停留在城市夜景灯光的亮度与彩度上,同时更不是将白天街头游商小贩从位移到夜晚,而是要与城市历史文化进行深度融合。为此,各个城市要深度挖掘与凝聚自身的历史文化基因,通过有针对性导入国际化元素,并植入AR/VR、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增强本土文化的渲染与表达,创建出极具城市个性的商业品牌与夜间经济标签。

不得不强调的是,夜间经济还要提防外部不经济,注重遵循与推行活跃但有序、愉悦又健康的打开方式。食品安全、噪声扰民、灯光污染以及垃圾处理甚至吸毒、色情和斗殴是伴一个城市包容力以及市场开放度的重要标尺。夜间经济与夜间旅游无缝对接与重叠,外地游客可与本地居民一起在夜游、夜游、夜宴、夜娱、夜购等多种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中体验与品鉴出到城市的独特魅力与人文情怀,一座城市对外接纳力以及外部认可度的大小由此便可从中彰显出来,从而影响到甚至决定着城市旅游等外向型产业发展的市场广度与延伸宽度。

(作者系经济学教授)

优化贷款投放结构 服务高质量发展

李凤文

同时,在确保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方面,财政政策也在不断发力。今年专项债新政提出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力争今年9月底前发行完毕,政策效果得以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发行672只地方债,发行规模达28491.33亿元。与前5个月相比,6月份地方债发行速度明显提速,全国共发行183只地方债,发行规模达8995.51亿元,单月发行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不难看出,6月份社会融资新增远超市场预期,得益于贷款大幅增加和专项债发行提速的支持。

二是对实体经济贷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数据显示,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02万亿元,同比多增1.26万亿元。金融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要求,根据监管部门的指引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在贷款发放上向民营和小微企业倾斜。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比上年末高5.8个百分点;1-5月增加8169亿元,同比多增4714亿元。

三是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得以提升。从社会融资结构看,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75.8%,同比低11.4个百分点。而企业债券净融资1.46万亿元,同比多4382亿元,占社会融资的11%,同比高0.8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1.19万亿元,同比多8258亿元,占社会融资的9%,同比高5.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直接融资占比在逐步提升。

上半年,市场流动性总体保持合理充裕固然可喜,贷款同比多增也值得肯定,但贷款投放的结构上却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趋缓。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6.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48万亿元,同比少增0.24万亿元,而中长期贷款又称为项目贷款,主要包括技术改造贷款、基本建设贷款、项目贷款等,其增速下降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企业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

另一方面,住房贷款占比依然较高。上半年住户部门贷款增加3.76万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38.88%,其中,住户部

门中长期贷款增加2.7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0.25万亿元,而增量占比较同期高0.75个百分点。仅6月份,居民中长期贷款就接近5000亿,约占全部新增信贷的三成,是占比最大的一项。另外,上半年居民短期贷款增加1万亿,这一规模已超越楼市火爆时的2017年同期,仅次于2018年同期,不排除有部分短贷作为首付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可能。

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下降,将影响创新创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削弱经济增长后劲,进而制约高质量发展。房地产贷款增速依然不减,势必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

由此看来,监管部门还应在加强对金融机构贷款投放结构的调整和投向的引导方面多下功夫,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加大对创新创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支持,推动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合理发放住房贷款,避免房价过快上涨。同时要严厉查处信贷违规行为,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和“僵尸企业”等,以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pl18@126.com。